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四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臯陶都兪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

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卽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

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
矣安得尙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
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
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果
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
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
湎本紂所自爲今微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

之沈湎如我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弭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湎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鬪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

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
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
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
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
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
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
臭味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

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恆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无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鬪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

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
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
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
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
幽王泝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
子痛悼傷愍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
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眾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複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

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
已無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顛隕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
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隕隕墜將如之何
傍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
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

自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尙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

無君父況於耆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
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
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
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
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究之好卿士有非度之
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耆長與
舊有位之人固宜箕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牲用所以寓敬神
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
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
法度一切埽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
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尙聚斂是務多召
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
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亦惟口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前日爲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瘠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瘠雖多何自而詔告

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興而受其敗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
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
箕子之意尙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
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
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
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
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
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